

# Critical Reading of *Wald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LU Yanhui<sup>1</sup> LIU Fangming<sup>2</sup>

<sup>1</sup>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sup>2</sup>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Xiangnan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March 16, 2022

Accepted: May 20, 2022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LU Yanhui & LIU Fangming. (2022). Critical Reading of *Wald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3), 073–07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09](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09).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09>. p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Critical Reading of Walde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ino-Western Culture” is supported by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Hunan Province, China (No. 20WLH05)*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Western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Given Sino-western culture differences and Thoreau’s language limitations, by mak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fucianism-Taoism implied in the essay and Thoreau’s transcendentalism,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objectively and realistically elem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Walden* so as to further think about how to maintain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start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Walden* and the author’s personal identities, critical reading of *Walde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hich contributes to guiding positive world views, outlooks on life and values, and better apprecia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nscendentalism involved in *Walden*.

**Keywords:** *Walden*; Sino-Western culture; critical reading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LU Yanhui holds an MA degre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TESOL, Language and Culture, English Education and Medical Humanities. The co-contributor, LIU Fangming, majors in English Education. She is currently an undergraduate at th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Xiangnan University, Chenzhou.

# 中西文化視角下的《瓦爾登湖》批評性閱讀

魯豔輝<sup>1</sup> 劉芳銘<sup>2</sup>

<sup>1</sup>湖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sup>2</sup>湘南學院外國語學院

**摘要:**中國傳統思想對西方文學和美國超驗主義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鑒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和梭羅自身的語言局限性,通過對文本中的儒道思想與梭羅的超驗主義進行比較分析,本文旨在客觀、現實地理解和解讀《瓦爾登湖》所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思考如何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意識和文化自信。從《瓦爾登湖》的寫作背景和作者的個人身份著手,從中西文化視角對《瓦爾登湖》進行批判性閱讀,對於理解中西文化的精髓,指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幫助讀者更好地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理解《瓦爾登湖》中蘊含的超驗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瓦爾登湖》;中西文化;批評性閱讀

**基金項目:**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專案《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的認知敘事學研究(No. 20WLH05)。

## 引言

《瓦爾登湖》是美國 19 世紀文學自然隨筆的經典,融自敘、觀察、思考、想像、批評為一體。作者亨利·大衛·梭羅通過對瓦爾登湖一年四季大自然情境細緻入微的情節描寫,詳盡地描述了在瓦爾登湖畔度過的兩年又兩個月的生活以及期間他的思考,是一部蘊含了深刻哲理的散文集。一個多世紀後,《瓦爾登湖》仍是最受歡迎的讀本之一並且受到中國讀者的青睞。林語堂曾說:「梭羅對於人生的整個觀念,在一切的美國作家中,可說是最富於中國人的色彩」<sup>①</sup>。「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對梭羅有一定影響」<sup>②</sup>。儒家的修身養性、民胞物與等理念,與道家萬物和諧、無為而治等追求,似在《瓦爾登湖》中都有明顯的投映。

但關於《瓦爾登湖》中有關中國傳統文化與超驗主義的關係,中外學者有著不同的觀點。以《瓦爾登湖》引用儒家經典為例,全書引「四書」達十處之多,對此,常耀信認為,梭羅的「每條引言都使用得恰到好處。愛默生和梭羅受孔子影響頗深。」<sup>③</sup>劉略昌認為梭羅在其思想形成過程中,通過閱讀英譯本和法譯本的儒家經典及其他途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sup>④</sup>對此,也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西方學者,「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大多數時候梭羅是以一種非儒家的方式援引儒家著作的材料」。<sup>⑤</sup>陳廣興認為梭羅對中國儒家語錄的引用,並非為了表達對儒家文化的親近或認同,而是為了利用中國「四書」古典、異國的情調來達到點綴、修辭和美文的效果。<sup>⑥</sup>同樣的爭議存在於《瓦爾登湖》與中國道教思想的聯繫上。不少學者對梭羅與中國道家思想的關聯持懷疑態度。

鑒於《瓦爾登湖》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及不同的學者們不同的觀點,在欣賞西方文學作品時,一方面我們有充分理由堅信中國傳統文化對世界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對文本開展批判性閱讀,對於真正做到堅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 一、《瓦爾登湖》的創作背景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美國作家、哲學家,超驗主義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廢奴主義

及自然主義者。有「美國的文藝復興」之稱的超驗主義興起於 19 世紀新英格蘭地區，在歐美文學和審美浪漫主義的鼎盛時期蓬勃發展，是美國浪漫主義的一種形式。思想上主張人們可以超越理性和感性，主張依賴自己的直接經驗認識真理，認為人類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個縮影。

超驗主義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當時日益增長的工業化的反應。從 1830 年到 1860 年，在美國歷史上是一個以擴張、變革、自我意識增強，社會和地區兩極分化加劇為標誌的時期。工業革命對社會生產力的高速推進，使得傳統的生活方式受到衝擊。這一時期，許多新領土開發和吞併、領地不斷向西遷移、交通和通訊得到顯著改善，美國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蓬勃發展的工業和商業使得當時的社會大眾為獲取更多的物質財富，過上更好的物質生活而整日忙碌著，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思想占絕對主導地位。與此同時，人們對宗教的精神缺陷的不滿情緒不斷上升，宗教的狂熱隨之逐漸降溫。超驗主義正是在這種精神的真空中誕生的。

受超驗主義的強烈影響，梭羅對於外在的生活改善能否帶來內心和平與滿足表示一種質疑，他相信人類可以通過教育、自我探索和精神覺醒來實現完美。在其導師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的支持下，開始他的超驗主義實踐。1845 年 7 月 4 日美國獨立日這天，梭羅住進了自己親手在瓦爾登湖邊的森林中蓋起來的木屋。他在那裡獨立生活了兩年兩個月，觀察、傾聽、沉思、夢想，直接且強烈地體驗自然，用細膩的文筆詳細記述了他在瓦爾登湖居住時所看到的、觀察到的及所思考到的一切，其創作的散文集《瓦爾登湖》出版於 1854 年。

## 二、《瓦爾登湖》中的儒家文化及梭羅的誤讀

閱讀《瓦爾登湖》能明顯地感受到中國古代文化對梭羅影響與啟迪。就儒家而言，超驗主義者與之最大的契合之處在於他們共同關注和提倡自我完善和自我修養。作為一種個人對生活的理解，梭羅勇於反思自己的生活，放棄生活中多餘的東西，從而過上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梭羅渴望寧靜獨處，但同時又很有責任感，這些思想與梭羅的超驗主義的思想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國文化中，靜，不僅是哲學概念，更是一種精神狀態，一種修身養性的方法，一種為人處世之道。在瓦爾登湖，梭羅實現了簡單，使生活豐富而有意義。「我到林中去，因為我希望謹慎地生活，只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看看我是否學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東西，免得到了臨死的時候，才發現我根本就沒有生活過。」<sup>⑦</sup>這與儒家的核心思想「寧靜致遠，修身養性」也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孔子言「仁者靜」。儒家所宣導的修身、立志，治學皆以靜為本。

《論語·學而篇》中，「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意思是說，君子要善於抵制物欲，不貪圖安樂，把精力用於追求理想和真理上。同樣，梭羅主張實踐「簡單、獨立、大度、信任的生活」。「a life of simplicity, independence, magnanimity, and trust.」(Walden, Chapter 1)<sup>⑧</sup>，文中督促我們面對現實生活，拒絕物質主義，擁抱簡單，平靜地培養自我。從 1845 年到 1847 年，梭羅在瓦爾登湖過著簡樸的生活，這證明了物質進步對於豐富的生活來說是不必要的。他在《經濟篇》中說「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謂生活的舒適，非但沒有必要，而且對人類進步大有妨礙。所以關於奢侈與舒適，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窮人更加簡單和樸素。」<sup>⑨</sup>梭羅說，「簡單化，簡單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頓也夠了；不要百道菜，五道夠多了；至於別的，就在同樣的比例下來減少好了。」<sup>⑩</sup>「Simplify, simplify. Instead of three meals a day, if it be necessary eat but one; instead of a hundred dishes, five; and reduce other things in proportion.」<sup>⑪</sup>

但正如學者劉略昌的觀點，一方面，梭羅與中國古代文化之間有一定的共同點；另一方面，肯定兩者之間存在的差距是相當大的<sup>⑫</sup>。孔子生活的時代是奴隸制日益衰敗，封建制興起，社會矛盾、社會鬥爭相對尖銳而複雜的時代，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是強調人是以社會為中心的。而由於所處的國家歷史背景的差

異,梭羅更加注重對大自然的愛意。<sup>⑦</sup>「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出自《論語·雍也》,其譯義既可以理解為,智慧的人愛水,仁義的人喜愛山;也可以理解為智者之樂就像流水一樣,閱盡世間萬物,悠然、淡泊;仁者之樂,像大山一樣崇高、安寧。總之,體現了中國文化中人們對山水的熱愛之情。而這種情感中含著社會人的屬性。《瓦爾登湖》「我生活的地方,我為何生活篇」中,梭羅記錄了預備造房子時選擇的地方<sup>⑧</sup>「是一個怡悅的山側,滿山松樹,穿過松林我望見了湖水,還望見林中一塊小小空地,小松樹和山核桃和山核桃樹叢生著。湖水凝結成冰,沒有完全溶化,只化了幾處地方,全是黝黑的顏色,而且滲透著水。」<sup>⑨</sup>在梭羅的感悟中,瓦爾登湖的山水風光不是靜止的,她隨著四季的輪回而變化。其中蘊藏的更多的是對大自然純粹的情感。

兩者之間的分歧在《瓦爾登湖》中對儒家經典的引用上也體現得十分明顯。雖然諳熟英語、法語、德語等多門語言,但梭羅卻不懂漢語,一生也從未踏上大洋彼岸的中國的土地。他只是在愛默生的引薦下,通過閱讀英法譯本的有關著作獲得一些中國文化方面的知識。根據梭羅研究專家克萊默(Jeffrey S. Cramer)考證,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所引用的「四書」內容,都是他本人譯自博迪耶(Jean-Pierre-Guillaume Pauthier)的法語譯本《孔子和孟子——中國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四書》(Confucius et Mencius: 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 1841)。由於作者本身對中國語言文化理解的局限性及文化背景的差異性,《瓦爾登湖》中梭羅使用的一些源於《四書》的一些語言表達與作者實際想要表達的意思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差異。

《經濟》篇中「To know that we know what we know, and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 we do not know, that is true knowledge.」(Walden: Economy)此處,梭羅引用了孔子的話,但受西方哲學家蘇格拉底思想的影響,梭羅認為智慧來自對知識無止境的追求。因此,其意義我們理解為「知道自己僅僅知道自己所知道的,而不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這是真正的智慧。」梭羅借用的出自《論語·為政》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在中國文化中表達的則是讓人要誠懇踏實,不能虛偽驕傲,要勇於承認自己的無知。

梭羅《孤寂》篇中「Virtue does not remain as an abandoned orphan; it must of necessity have neighbors.」該句出自《論語·裡仁》。梭羅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是與他人的相處並不重要,經常可以捨棄,而真正重要的是能夠改變自我的「最高法則」,而對這一法則的感悟往往需要獨處。這句引文的意思經過上下文的語境限定,意為一個人即使獨自一人,只要他能夠真正擁有自己的德行,他就不是孤獨的。而出自《論語·裡仁》的「德不孤,必有鄰」的含義則是指,有德行的人自有追隨者,永遠不會獨自一人。二者所表達的意義因果關係相反。

梭羅在《更高的規律》篇中,引用曾子的話:「The soul not being mistress of herself, says Thseng-tseu, 『one looks, and one does not see; one listens, and one does not hear; one eats, and one does not know the savor of food.』」<sup>⑩</sup>梭羅強調的是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性生活的本能,避免貪婪和欲望的衝擊,保持頭腦的時刻清醒,懂得分辨善惡。出自《禮記·大學》「心不在焉」曾子說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曾子強調的是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樣。由此可見,中英所表達的含義也是存有一定的差異的。

超驗主義強調個人的重要性,強調自我完善。梭羅結論篇「From an army of three divisions one can take away its general, and put it in disorder; from the man the most abject and vulgar one cannot take away his thought.」<sup>⑪</sup>梭羅表達傳遞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想法,核心在「個體追求」。中國讀者能深切地感受到梭羅的對中國文化的鍾情,但梭羅的表達與出自《論語·子罕》第12章「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思想上是存在本質性的差異的。《論語·子罕》中意思是軍隊的首領可以被改變,但是有志氣的人的志向是不能改變的。強調一個人應該堅毅,遵守統治階層封建倫理。《論語》所處的時代所需要堅持的東西是被指統治階級所接受的倫理標準,其核心內容是「仁」。而梭羅用這句話卻是想表明人不能盲從社會

觀念，而應該擁有自己獨特的想法，強調一種自我追求的意識。

梭羅選擇在瓦爾登湖的生活只是暫時性的。絕非一種逃離現實，簡單地追求閒適的生活，而是有一定的個人抱負。如梭羅《經濟篇》「My purpose in going to Walden Pond was not to live cheaply nor to live dearly there, but to transact some private business with the fewest obstacles;」<sup>⑧</sup>梭羅表明自己前往瓦爾登湖去的目的，並非是去節儉地生活，也不是去揮霍，而是去經營一些私事，為的是在那兒可以儘量少些麻煩。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梭羅在瓦爾登湖過簡單的生活就是為達到自我實現和精神化目的的一種手段。

梭羅在瓦爾登湖生活期間，他絕非遠離塵囂。梭羅支持廢奴運動，宣導公民權利和「公民的不服從」。梭羅會經常到康科特去會他的老朋友們並做一些季節性的零散的生意。在一次這樣的旅行中，梭羅因為反對黑奴制拒交「人頭稅」而被捕入獄。友人在未經他本人同意下替他交了稅款，次日被保釋出獄。獄中的一夜激發他思考了許多問題。返回瓦爾登湖後，梭羅平靜地沉思著除了政府的干預，生活如何不被任何人打擾。他認為沒有必要把自己的東西鎖起來，總是歡迎所有來訪者。他說，盜竊只存在於「有些人得到的遠遠不夠，而另一些人卻不夠」的社會。梭羅相信，「如果所有的人都生活得更我一樣簡單，偷竊和搶劫便不會發生了。發生這樣的事，原因是社會上有的人得到的多於足夠，而另一些人得到的卻又少於足夠。」<sup>⑨</sup>

在治理朝政上，梭羅在《村莊》篇結尾引用孔子的話「You who govern public affairs, what need have you to employ punishments? Love virtue, and the people will be virtuous. the virtues of a common man are like the grass; the grass, when the wind passes over it, bends.」<sup>⑩</sup>而出自《論語·顏淵》篇的「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認為治理政事，哪裡用得著殺戮的手段。只要行善，老百姓也會跟著行善。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風，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風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著倒。陳廣興<sup>⑪</sup>認為，由於所處的環境不同，二者的觀念是存在本質上的差異的，孔子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自上而下地思考問題看來，認為關鍵是統治階級要實行仁政，事情才能得到解決。而梭羅極為反對當時的美國政府支持奴隸制，並對墨西哥發動侵略戰爭。他認為面對這樣的政府，老百姓應該堅決地不服從。梭羅站在被統治階級的立場自下而上地思考問題。在公民(Civil Disobedience)的不服從中，他所宣傳的依靠個人力量，「非暴力抵抗」的鬥爭形式對印度的甘地和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 三、《瓦爾登湖》中的道家文化元素

隨著西方商船和傳教士來華，《道德經》也開始傳入歐洲。根據英國科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考證，《道德經》最早在西方文字譯本是17世紀末比利時傳教士Francois Noel的拉丁文譯本。儘管由美國人保羅·卡魯斯(Paul Carus)翻譯的《道德經·譯本》是在1898年才出版，但《瓦爾登湖》中的超驗主義思想中，同樣也蘊含了不少道家思想的元素。

道家講求「清淨為天下正」。老子言「致虛靜，守靜篤。」從中國道家文化視角來看選擇隱居追求的是精神生活，而不是物質的名與利。老子主張「萬物和諧」、「無為而治」。這些中國傳統思想在《瓦爾登湖》的描述中均有蘊含。超靈與道家的最高理念「道」有著許多相似之處。超驗主義者強調精神，或超靈，認為這是宇宙至為重要的存在因素。主張人們要回歸自然，接受它的影響，在精神上不斷完善。在梭羅的超驗觀念中，自然有著特殊的意義。「大自然能適應我們的長處，也能適應我們的弱點。有些人無窮無盡的憂患焦慮，成了一種幾乎醫治不好的疾病。」「自然以健康的形象對立於病態的社會，也是人認識宇宙的完美細節，最終達到精神昇華，展示人心中最美好的東西的場所。」<sup>⑫</sup>在享受工業革命、科技進步帶來的益處，梭羅追求心靈與自然的和諧，主張追求人性的複歸，在自然中淨化自己的靈魂，在自然中完成人性的返璞歸真，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這種思潮和老子的「少思寡欲」「天下為谷，常德乃足，複歸於朴」(《道德經》，28章)的思想

存在一定的相通性。

道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的思想在《瓦爾登湖》中也有體現。Let us spend one day as deliberately as Nature. 我們如大自然一般謹慎地過一天吧，不要因硬殼果或掉在軌道上的蚊蟲的一隻翅膀而出了軌。<sup>⑦</sup> Let us rise early and fast, or breakfast, gently and without perturbation; let company come and let company go, let the bells ring and the children cry - determined to make a day of it. <sup>⑧</sup> 「讓我們黎明即起，用或不用早餐，平靜得並無不安之感；讓人去人來，讓鐘去敲，孩子去哭，下個決心，好好地過一天。」<sup>⑨</sup>

道家主張寡欲，寡欲不是節制欲望，而是減少那些不必要的欲望。「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道德經》37章）萬事萬物沒有貪欲之心，天下便自然而然達到穩定、安寧。「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道德經》57章）。主張統治者清靜無為以緩和階級矛盾，這樣便可實現天下統一穩定。與道家一樣，梭羅的無為中暗含著進取。王焱在《一個別處的世界：梭羅瓦爾登湖畔的生命實驗》指出，梭羅真正想擁有的，是隱士和英雄之間的一種和諧，他以退為進，懷著英雄的進取心和使命感，從社會隱退；他去過隱士的孤獨生活，卻代表著整個人類的利益，去探索真正有意義的生存方式，並宣告給世人<sup>⑩</sup>。

與愛默生一樣，梭羅認為對自然現實的親密而具體的熟悉對於理解更高的真理至關重要。但是因為二者自然觀的立足點不同，形成的人生觀和政治觀也截然不同。老子宣揚回歸自然，注重內心的需要，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和自由；順應自然規律，不可做有違背於自然規律的事。而超驗主義者宣揚的是一種激進的個人主義。它打破加爾文教的上帝中心論，強調自立。而老子強調人的自然性，超驗主義更注重人的社會性。居住在瓦爾登湖，通過為自己做事，梭羅保持自己的自由，有意識地生活，培養自己，探索自然和神性。《瓦爾登湖》中《禽獸為鄰》篇通過對動物的描寫，展示了大自然的生態和諧之美。在池塘裡發現的動物，包括鴨子、青蛙、麝鼠、水貂和海龜，都出現在梭羅的記錄中。梭羅以一種暗示更高意義的方式，梭羅著眼於描述池塘的寧靜與安寧。他說，它們超出了人類的描述或知識，而且「比我們的生活美麗得多。梭羅住在森林裡時，是一個好漁夫和獵人，但後來他開始討厭這種運動。他不僅用魚和鳥來做飯，而且讓屋子裡充滿了「所有的異味和景象」，他還曾為殺害它們感到內疚。他避免使用動物性食物、茶、咖啡等，「與其說是因為我發現它們有任何不良影響，不如說是因為它們不符合我的想像」。瓦爾登湖《最高法則》中，梭羅說：「不管我自己實踐的結果如何，我一點也不懷疑，這是人類命運的一部分，人類的發展必然會逐漸地進步到把吃肉的習慣淘汰為止。必然如此，就像野蠻人和較文明的人接觸多了之後，把人吃人的習慣淘汰掉一樣。」<sup>⑪</sup>

在老子「道」的世界裡，「水」是一個重要的元素。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道德經》第8章）最高境界的行為就像水的品性一樣，澤被萬物而不爭名利。在老子的哲學思想中，道如水，水即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道德經》78章）。用水的心態指導我們的行為，調適我們的心態。道家文化中，水是外表最柔弱、最平靜的東西，本質上卻最有力量。水滴石穿，最堅硬的東西，都可以被水磨平、被水擊穿。水含有了一種智慧，水擁有一種力量。瓦爾登湖是一個「水的領域」，水不再是外部景觀的物理部分；它已與人類的天堂靈魂合為一體。瓦爾登湖的水非常透明和純淨，它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的自然物，而且具有鮮明豐富的象徵意義是啟示、理解和願景的催化劑。它「背叛了空氣中不斷從上面接受新生命和運動的精神」。

瓦爾登湖的水「深邃、純淨」，「是康科特佩戴在自己皇冠上的一顆最璀璨的寶石。」梭羅在文中描述了一百個愛爾蘭人在瓦爾登湖挖冰的過程，他們帶來各種工具，把湖上的冰切成方塊，然後裝車拉到市場上出售。挖冰的人的行為象徵著人類對大自然的掠奪。但大自然最終取得了勝利。因為被搬運走的冰塊中，只有不到25%的冰到達了目的地，其餘的冰在途中融化和蒸發，並返回瓦爾登湖。在梭羅的描述中，冰是瓦爾

登湖唯一有用的產品,它成為自然的社會用途和社會重要性的象徵,是自然資源開發的象徵。在梭羅看來,冰塊(水)不是商品,而是靈性與美的大自然的化身。它會給你啟示,淨化心靈。切冰工是唯一成批來到瓦爾登湖的人,瓦爾登湖上冰人的勞動成為社會與自然對抗的象徵性社會縮影。

在《瓦爾登湖》的「結論篇」中,梭羅再次告誡他的讀者開始一種新的、更高的生活。他指出,我們通過接受外部強加的限制來限制自己和我們對宇宙的看法,並敦促我們有意識地進行生命之旅,向內看,並進行探索的內心之旅。

#### 四、結論

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思想、智慧存在於優秀的文化傳統中。其思想精髓對世界文化也有著深遠的影響。《瓦爾登湖》裡有作者對自然界大量細緻入微的描寫及感悟獲得的至上的真理。通過細緻和廣泛概括來表達自然的意義和價值是梭羅作品中最普遍的主題之一。《瓦爾登湖》中宣導儉樸無欲、回歸自然,渴望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表達,暗合中國道家文化精髓。但因二者自然觀的立足點不同,形成的人生觀和政治觀也截然不同。老子宣揚回歸自然,強調人的自然性,超驗主義更注重人的社會性。鑒於中西語言文化的差異和梭羅自身的語言局限性,從中西文化的不同角度對《瓦爾登湖》進行批判性解讀,對於理解中西文化的精髓,指導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幫助讀者更好地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理解《瓦爾登湖》中蘊含的超驗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 注釋

① 林語堂(著),趙喬漢(譯):《生活的藝術》,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頁139。

② 王守仁:《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對梭羅的影響//中美文化的互動與關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頁204。

③ 常耀信:《中國文化在美國文學中的影響》,《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1期,頁46-52。

④ 劉略昌:《祛魅與重估:對梭羅與中國古代文化關係的再思考》,《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頁74-83。

⑤ Cady, L. (1962). Thoreau's quotations from the Confucian books in *Walden*. *American Literature*, 32: 31.

⑥ 陳廣興:《〈瓦爾登湖〉對〈四書〉的引用和悖離》,《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頁75-81。

⑦ 徐迅(譯):《瓦爾登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⑧ Thoreau, H. D. *Walden*. [2020-08-23].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ppzouwen.com/book/en/waerdenghu/138897.html>.

⑨ 王焱:《一個別處的世界:梭羅瓦爾登湖畔的生命實驗》,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⑩ YANG Ping. (2021). John Cage and the I Ching: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4), 080-085.

⑪ FU Channi. (2021). A study of Leslie Fielder's views of American novels in his cultural criticism.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3), 158-165.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